

小城春秋

□青衫

我出生在北方这个一线小城,已生活了四十多年。我把自己和小城的感情,比喻为“先结婚后恋爱”。

总觉得远处才有可人的风景,考大学那年,为了远离她,我执意考到遥远的城市——长沙。四年间,南方炎热的气候我总是无法适应,毕业后还是回到了小城。

也许是想到自己终将要与她“偕老”,才不得不细细体会她的美。

小城真小,从城东到城西驱车也不过四十分钟,去任何地方都方便极了。爱上她,是在不知不觉中。这里有我的白发高堂,我喜欢听他们唠叨与抱怨;邻里间富有人情味儿,让我深深体会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暖情愫;菜市场里卖的大都是农户自家

种的绿色蔬果,新鲜、少污染,五颜六色,饱满多汁;小区里的天女木兰,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,显得诗意盎然。

小城没有名胜古迹,没有值得炫耀的历史,但是她群山环绕,并且山上“物产丰富”。春天的山野菜不计其数:刺五加、猫爪子、蕨菜、山芹菜、婆婆丁……秋日,是蘑菇、山楂、核桃、榛子的成熟期,这些野味成了小城里人赠送外地亲朋好友的佳品。还有各种野生的我叫不上名字的中药材。自从我喜欢上白葡萄酒后,秋季采集山葡萄成了我最大的乐趣。那一坛诱人的美酒,香气浓郁,酝酿的不仅是生活的情趣,还有那一则则甜美如饴的故事。

小城有一条贯穿城市的太子河,是小城人的母

亲河。太子河一度污染严重,近些年政府花大力气治理,河水早已清澈如昔。青山绿水,鸟语花香,夏日夜晚,清风徐来,迎着微风月下漫步。站在河边自拍一张美照发到微博,有远方的朋友留言:你在散步,我在加班,真羡慕你啊!

小城房价不高,物价平稳,所以人们的脚步不那么急促,在慢中品味生活的真谛。一个下岗女工开了一家小小的复印社,她也和白领一样,双休日必须停业休息。在健身房,我认识一对开服装小店的夫妻,我奇怪他们每晚为什么放下生意来健身。夫妻俩很有哲理地告诉我:钱是赚不完的,身体是自己的,心情好才是真的好。

相对于南方的天气,小城四季分明的气候像极

了北方人的性格。冬日里寒风凛冽刺骨,犹如威武的北方男子汉,坦荡、清白、不遮掩。夏之风则如女人清丽柔美,吹去烦躁,舒缓酷暑。李昂的《夏日联句》咏道“人皆苦炎热,我爱夏日长”,相对于漫长的冬日,小城里人更珍惜夏日的短暂。女人尽情展示曼妙身姿,男人和孩子们喜欢在水中嬉戏,老人们坐在庭院里的葡萄架下,摇着手里的芭蕉扇闭目养神。

在省城读书的儿子告诉我,毕业后不想回老家,要到大城市闯荡一番。我笑了,小城的安逸不适合年轻人,于是我鼓励儿子:去吧,好男儿志在四方!

大城市有她的繁华与时尚,小城也自有温婉和细腻。我喜欢小城,她让我安心、满足、自在。



夏荷

□张立明

我一直以为,一个池塘便能承载整个夏天。夏的美更多在水,水的美更多在荷。宁静的夏天,一个池塘有了几叶荷花,便有了灵性,生机勃勃而明朗清澈了。

走进了夏天的荷塘,便走进了夏天的心房。夏荷无花时安静,有花时恬然。即使风来雨袭,也不招摇,不倾倒。荷的叶绿,花艳,而根更深。正是因为扎根淤泥深处,荷的枝摇而不倒,荷的果枯而不烂。

这么多年,我不在春波上写字,不在秋风上写诗,不在冬雪上写情怀,我只在夏荷上写下清凉。荷叶青翠如瓷,细致入微,文字如露珠欲滴,我的心思细腻而纤薄。用文字的方式把蝉翼般的心事记载,一片荷叶便成一笺心思。微风袭来,荷叶翩翩起舞,我的心绪也荡漾开来,纹理清晰,重重叠叠,不含一丝假象和紧张。

我现在居住的小区前面,新建了一处湿地公园,有水,有桥,有廊……美景处处,我独爱那一潭荷花。就在公园的一角,默默而生,楚楚而立。尤其到了盛夏,忽在一片燥热之中映入眼帘,满满的绿叶,一下子清凉了许多。不经意间,隔三差五,便有朵朵荷花开放。于是,就在我的盼望中,越来越多的荷花挤挤而生,簇拥着挥舞着手臂。因为有荷花做伴,整个夏天,我不再孤独。

赏荷在品更在懂。有的人一看到荷花,便趋炎附势般想零距离接触,殊不知离得越近,反而越迷离,甚至会迷失。真正懂荷的人,即便再喜欢,也始终与荷保持恰当的距离,不远不近,既不干扰,也不讨好。

最美的荷在夏夜。夏夜很浅,光线很淡,此时的荷不张扬不喧嚣,最饱满最庄严。夜里,来公园赏荷的人稀少起来,很多人宁愿听取蛙声一片,也不来这角落里看昏暗的荷花。而我偏要这个时候来,静坐在水塘边的大石头上,仿佛这一塘的荷花唯我所有。这时的荷花也是格外安静,就像睡梦中的婴儿一样,不哭不闹,只散发出淡淡的幽香。偶尔有调皮的青蛙跳来跳去,把水面划出波纹,好像故意打破这番难得的宁静。荷叶随着水波的躁动,少女般微微一笑,重新又低下头,羞涩不语,不一会儿,便恢复了如初的样子。

天色预晓的时候,荷叶上的露珠滚动起来,沿着它独有的纹路释放光彩。有时,这些露珠灵光一闪,眨着眼睛,转瞬即逝,是晨光照耀了,还是被塘水收纳了?我一直思索,露珠到底是荷的泪,还是荷的心?不得而知。

季节转变,唯美不变。今夏过后,荷的花可谢,叶可烂,枝可断,但只要根还在,明年夏天,这一塘的荷花还会如期而生,如约而至!

麦黄布谷啼

□刘峰

小南风一起,麦儿就黄了。

蓝盈盈的天穹下,黄了的麦儿金闪闪,亮晶晶,香飘飘,让一朵朵路过的白云都舍不得走。小南风继续吹,从白日到夜里,“沙沙沙,沙沙沙……”有经验的农人能从中听见风儿挤麦儿水分的声音。

但是,农人们不急,似乎在静等什么。

直到,一声清脆的鸟鸣破空而来,“快黄快熟,快黄快熟……”由远而近,有些人才明白,麦子收与不收,还得这种鸟儿说了算。

它,就是儿时在家乡被称作“小农神”的布谷鸟。

闻着啼唤,循着娇小的身影,农人们三

三两两走向小溪边,用最清亮的水来磨镰刀,当锋利的刀刃在拇指轻轻擦拭一下,心一下子就兴奋得不行。再听那鸟鸣,竟变成了“快抢快割,快抢快割……”人们仿佛得了命令似的,在阳光下跳跃着,在清风里疾行着,纷纷赶到自家的麦地。多少人,在第一刀下去时,眼睛也流出了泪。

麦子,古老的麦子,养命的麦子,缩在手心,抱在心口,是那样的熨帖,是那样的踏实。露水,一颗一颗地坠下;鸟鸣,一声一声地落下;汗水,一滴一滴地滴下。所有一切,都浸润着丰收的大地,从清晨,到晌午,至黄昏。

麦儿抢收,辛苦得很。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,一根根麦芒儿朝

上,一秆秆穗子向天,在小南风的吹拂下,一浪接一浪向人涌来,让人又疼又痒,酸甜苦辣。好在,有了山泉似的鸟音相伴,抚慰人们的心灵,消除大家的疲惫。那一声声布谷的啼叫,让麦收有了诗情,让丰收有了画意。

等到麦田收割得差不多了,这鸟儿又适时啼起,在农人的耳畔又变成了“快打快脱,快打快脱……”听哟,它多么善解人意,催促人们快打麦,快脱粒呢!人们一听见它的提醒,赶紧整理打麦场,好让地净场光。“嘿嗨嘿嗨”挑回麦子,吆喝牛儿拉起青色的碌碡,“笑歌声里轻雷动,一夜连枷响到明”,漫天的星光,炽白的灯光,交汇成一条灿烂的河。

当第一箩新鲜的麦

粉出来时,人们用它做成暄乎乎的馒头、金黄黄的油饼、筋道道的面条,大人小孩坐在高高的麦垛上,面朝麦地,心中充满了感恩。此时一声声鸟鸣,又转变成了“快活快活,快活快活……”这鸟儿仿佛懂得人们的心思一样,兴奋不已,叫个不停。一声声,更增添了人间的欢乐气氛。那些日子,仿佛天天在过节。

然而,就在农人们庆祝丰收之际,这鸟儿却在不经意间飞走了。它飞走时,麦地尽头的那一座山岗上,绿树婆娑,宛若一朵朵寂寞的云。

它的离去,正如一首温婉的诗,“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的来,我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”。这娇俏、美丽、殷勤的布谷鸟啊……

黑

土

地



立秋

□罗倩仪

立秋,悄然而至,仿若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,稳步来到人间,不愿惊扰每一位行人,也不着急将喧嚣的夏天赶走。于是,天气仍然闷热,只是雷雨天变少了,树叶依然绿得发亮,夏天在拖拖拉拉地退场。

家乡有句俗语:“立秋一半田。”意思是指,到了立秋时,已经有一半的田种上了晚稻。当我沿着长满棕黄色野菊花的土路散步,放眼望

去,田野上一大片娇嫩翠绿的秧苗迎风轻舞,方从心底里念出一句:秋天来了!

有人说,秋天是最容易长胖的季节,叫“长秋膘”。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,这句话无比正确。每到秋天,我都更加积极运动,一来锻炼身体,二来预防秋膘。白天天气炎热,夜跑为佳。

夜晚,风大,一丝凉意从脚下爬起。我深深呼吸一口气,品味初秋的味道。夜风

推着往前跑,我一边跑,一边留意脚下的路。村道在灯光下延展成一条幽深的长路,每走一步就踏碎一团阴影,惊飞一段沉睡的往事,耳机里传来美妙的音乐,稳定的步伐也自成一曲乐曲,敲击着寂寂夜空。小卖部里人声沸腾,大伙啃着冰镇西瓜,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各种农作物的收成与播种,以及各种闲情逸事。

村民们有的津津有味地

看之前没追完的连续剧,有的串门闲聊,闲不住的人便做些手工贴补家用。母亲喜欢泥土的芬芳,每天傍晚挑着簸箕到地里去探望庄稼,还兴致勃勃地栽种黄瓜、豆角、空心菜、芥菜等农作物。

空到了农作物的收成,如同所有的努力都有了回报。所以,我总觉得立秋是个清清爽爽、富饶又清闲的节气,让人拥有难得的安宁与闲适。